

读书季
Reading

长篇小说

洗牌

罗锐◎著

人生从不缺**机遇**，
缺的是**重新洗牌**的勇气
和**义无反顾**的决心！



四个性格迥异的中年女性

四种不一样的人生经历

在同一座城上演着

关于婚姻、事业、友情的人生故事

 中国工人出版社

长篇小说

洗牌

- ♠ 人生从不缺**机遇**,
- ♥ 缺的是**重新洗牌**的勇气
- ♣ 和**义无反顾**的决心!
- ♦ 罗锐◎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洗牌 / 罗锐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6:8

ISBN 978-7-5008-6513-1

I. ①洗… II. ①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8720号

洗 牌

出 版 人	芮宗金
责任编辑	吴 迪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黄 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62005043（总编室） （010）62005039（出版物流部） （010）62379038（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62005049 （010）62005042（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1

飞机穿过云层一直向上升，脚下的大海、陆地、城市便被一望无际的云层遮蔽得严严实实；云层上面的天空洁净澄清，湛蓝得一尘不染，像经水洗过一样蓝得透亮；太阳大而圆，悬挂在空中发出耀眼的、冷冷的光芒；银白色的云团在脚下绚丽壮观，像万马奔腾般涌来涌去，波浪滚滚，变幻万千，一会儿像潮起潮落，一会儿又像巨浪拍天！大自然鬼斧神工般的魅力瞬间从眼前飞过，让你无法重复、无法再造、无法追回，你只能目不暇接去欣赏、去接受、去感叹！长途旅行，人们已失去了刚起飞时的激动、兴奋、忧心、刺激，一个个在飞机不知疲倦的轰鸣声中昏昏欲睡，就连空姐也开始懈怠，在舱尾的走道上靠着送货车微闭双眼打起盹儿来。

夏亦男一觉醒来，太阳已经偏西，她伸伸懒腰揉揉眼看看手表，整整飞行了十多个小时，估摸飞机已经进入祖国飞临江南。十多个小时，她从异国他乡飞回到自己的祖国，离家乡、离父母、离丈夫越来越近。也就是这十多个小时，她和宝贝女儿小男已远隔千里之外。为了陪伴女儿读书，一年前她离开了大梁城，来到了这陌生的国家、陌生的城市，成了全职的家庭主妇，女儿上学，她逛超市购物，准备好娘儿俩的一日三餐，女儿不习惯吃西餐，就喜欢吃她做的炸酱面、水饺、胡辣汤、面筋穗儿稀饭……临走前，她还专门给女儿做了一顿韭菜猪肉水饺，速冻了一托盘，还煮了一锅胡辣汤。在候机大厅里临分手的那一刻，小男不顾人群，竟然扑在她怀里哭得一塌糊涂，还喃喃地说：“胡辣汤喝完了咋办？水饺吃完了咋办？”她含着泪轻抚女儿肩头说：“那就等妈妈回来给你做。”女儿说：“你啥时候回来？”她却回答不上来。家里有二老双亲，还有和丈夫一起经营的“正阳糕点”，商场如战场，经过十几年的拼打，“正阳糕点”在大梁城如日中天，生意正红火。为

迅速抢占大梁城的市场份额，他们开了分店，还想走出去在省城办分店，让丈夫一个人撑着，她放心不下。她恨自己没有分身术，不能两全其美！她无奈地轻轻叹口气，打开舷窗的折叠帘向机外眺望。飞机开始下降，在穿过云层的一刹那，云把飞机包裹起来，太阳失去了光芒，机身轻微地抖动，刚刚还明亮的天空暗淡下来，灰蒙蒙的、棉花般的流云在舷窗外急速飘过，触手可及。穿过云层，天空又重新明亮起来，脚下的山川、河流、城市、村庄渐渐清晰，奔驰的火车、汽车像孩子们的玩具一样在地上挪动着。播音室响起播音员甜美绵绵的声音：女士们、先生们，大梁城机场就要到了，飞机开始下降准备着陆，请您系好安全带……夏亦男一边系安全带一边激动地向窗外张望，她终于看到了朝思暮想的大梁城，看到了高耸的铁塔在斜阳映照下金碧辉煌的身影，它是北宋时的遗物，也是大梁城的象征。

飞机在大梁城机场的跑道上快速滑行后，终于平稳地在停机坪前停下来，十分钟后还要继续向北飞行。夏亦男取下行李箱和邻座的乘客打着招呼快速走下舷梯向候机大楼走去。

候机大楼门外，人头攒动，人们在拥挤着、张望着，在寻找自己的亲人。夏亦男远远地便从人群中望见丈夫张正阳，张正阳在出口处正向她招手，她快步走过去，穿过机场出口处，扑进丈夫的怀抱。三百六十五天呀，她是在漫长的思念和盼望中熬过来的！丈夫没有变，腰杆笔挺，衣着随便，不修边幅，只是面容有点憔悴、有点疲惫。能不憔悴疲惫吗？两个人的事业让他一个人撑着，一撑就是一年！

张正阳无语地拉着行李箱和妻子并肩走出候机大厅，朝停车场走去。停车场上那辆亮黄色的“大众”轿车分外耀眼，特别是引擎盖上玫瑰红的“正阳糕点”四个大字。夏亦男开始就反对，引擎盖上印字太显眼、太张扬，好端端的一部新车给糟蹋了，好像咱多有钱似的。丈夫却不这样认为，他坚持说，他要的就是这种张扬味儿，这种广告效应和品牌效应，要不买车干啥！

车子驶入回大梁城的高速公路，张正阳双手把稳方向盘，脚下加大油门

儿，神色专注而木然，全然没有小别胜新婚般的喜悦，这让夏亦男有点小小的不快，随之也释然了，四十多岁的人啦，上有老下有小，时逢改革开放竞争的年代，那点儿激情和浪漫早磨砺得所剩无几！还是宋羽那家伙说得实在：人过四十天过午，清纯虽未蜕尽，但梦幻已醒；梦幻虽醒，却并不张皇失措。就像曲调高昂过后必然是迂缓，江河奔泻后必然是开阔一样……好一个并不张皇失措的中年人！

想到此，夏亦男的嘴角儿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不一会儿工夫，“大众”轿车便来到大梁城的南熏门，车子没有进城，顺着城墙向西驶去，西开发区是新大梁城的代名词。正值深秋季节，放眼望去，楼房高耸，街道宽敞，一街一景，四季有花；林荫道绿化带各具特色，在秋风的吹拂下层林尽染：枫叶已红，法桐渐黄，冬青依旧，槐叶脱光。这优雅的环境，是大梁城市委市政府所在地，也是大梁城先富起来的人群首选的居住区。

张正阳将汽车开进“晨曦花园”的停车场停下，取下行李箱和妻子一起走向那座复式楼。打开一楼的房门，夏亦男进屋第一感觉是终于到家啦，终于可以舒口气了。家的感觉温馨而又奇妙，无怪乎有人说家是心灵的港湾，家是人生的驿站，家是感情的归宿，家是灵魂的延续。她环顾客厅，一切还是老样子，家具摆放没变，好像刚刚着意收拾了一遍。她脱下外衣换上拖鞋在洗手间整理了一下发型，洗了把脸，她看见张正阳已坐进沙发里，正摆弄电视，便轻盈地走过去，挨在丈夫身边坐下将头倚在丈夫的肩头，用手抚摸着丈夫布满胡楂子的脸颊，温柔疼惜地说：“这一年让你受累啦。”

张正阳没言语，“嗯”了一声。

“我回来了，你也可以松口气歇歇了。”

“嗯——”张正阳又嗯了一声。

“回家看爸妈了没有？”

“看过了。”张正阳有气无力地说着，依旧在调电视机的频道，似乎每个频道都不中意，画面不停地闪现出来又快速消逝过去。这让夏亦男感到奇

怪，以往只要自己温柔地往他肩头一靠，攀谈不上几句，他便会把自己拥进怀里动手动脚起来，今天却像小学生第一次走进课堂，规矩得让人感到异常。丈夫是个外露型的男人，他的脸就是一个寒暑表，有事儿没事儿，一看便知，装也装不像。丈夫的神态异常，让夏亦男感到店里经营上肯定出了问题！她正身坐好瞅着丈夫的脸问道：“店里有事儿？”

张正阳稍一慌乱，扔下遥控器，掩饰地说：“一个糕点店能有啥事儿？”

“要不——你有啥事瞒着我？”

“我——”张正阳支吾着躲开妻子的目光。

这更让夏亦男疑窦丛生，两只大而圆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丈夫。张正阳感到妻子的目光像一把利剑直刺向自己，要把五脏六腑剖开，看个明明白白！他知道这场暴风骤雨迟早要来，躲是躲不过去的，但他还是希望能瞒一天是一天，让风雨来得晚些，来得平和些，没想到妻子刚进家就看出破绽，不给他留一丝迂回的空间，把他逼到墙角没有退路。张正阳胆怯地嘟嘟囔囔说：“她有啦——”

夏亦男一头雾水，“谁有啦？有啥啦？”

“白静她有啦。”

“白静——白静她咋啦？”

在夏亦男的印象里，白静是她前几年从劳务市场招来的农村合同工，人长得就像她名字一样白白净净，一笑两个酒窝，特别是那双忽闪闪的大眼睛，像会说话似的，那可是顾盼生姿，明眸善睐。一口字腔纯正的普通话，外人谁也看不出她是个农村出来的姑娘。加之手头勤快，待顾客热情大方周到，回头客多半儿冲她而来，夏亦男打心眼儿里喜欢上这个农村丫头，夸她是个天生做生意的料儿，下劲儿好好培养培养她，陪女儿出国学习时，亲自把白静安排到收银台上，走上“正阳糕点”的关键岗位。

“白静她……她……她怀孕啦。”张正阳瞅瞅夏亦男的脸，吞吞吐吐地说。

“怀孕——，解除合同不就算了。”夏亦男的话一出口，一种不祥之兆突

然袭上心头，吓得她浑身上下止不住打了一个激灵，她走向张正阳，声音颤抖而又急促地追问一句：“怀的谁的孩子？”

张正阳背过脸去，再没有言语，头却像熟透了的谷穗儿耷拉下来。

夏亦男终于明白过来，发疯似的一把抓住张正阳的领口，两张脸几乎近得没有缝隙，四目相对，咬牙切齿地说：“白静怀的是你的孩子对不对？你背叛了我、背叛了女儿，也背叛了这个家对不对？”

张正阳的领口被夏亦男揪得紧紧的，他一边挣扎一边说：“亦男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你还有脸解释！”夏亦男依旧紧紧地揪着张正阳的领口不放。

“亦男你听我说，开始我们只是玩儿玩儿，真的只是玩儿玩儿。你不在家，我真的耐不住寂寞，谁知这娘儿们鬼点子多得很，她用一只破损的避孕套……结果她怀孕了，逼着我离婚，她要给孩子正名，给孩子……”

夏亦男感到一阵恶心一阵眩晕，终于松开了揪着的领口，用手撑着沙发靠背站稳身子，她心里像有块磐石压着一样，让她喘不过气来，她想哭、想笑、想喊、想叫，她做梦也没想到千里迢迢赶回来就是为了看着她用心血一点一滴筑起的这个安乐窝怎样被毁掉！

张正阳慌忙上前搀扶夏亦男，他发现她浑身在哆嗦，小心地说：“亦男，你听我说。咱们先办个假离婚，等孩子出生后咱们再复婚。白静做过彩超，是个男孩儿，男孩儿！你知道我多么想要个儿子。”

夏亦男挣脱张正阳的搀扶，发疯似的狞笑着，乜斜着眼睛，眼角挂着讥诮、挂着怨艾、挂着愤恨，她甩手给张正阳一个耳光，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卑鄙！”说完步履蹒跚地向浴室走去，短短的几步路程她走得那么吃力、那么艰难，当走进浴室的一瞬间，身体像抽了筋似的软瘫在地板上，她挣扎着将门反锁，连衣服也未来得及脱，便打开淋浴龙头，瘫坐在莲蓬头下，任流水哗哗地冲洗着，在流水声的掩饰下，夏亦男放声大哭起来，满脑子净是鸠占鹊巢、鸠占鹊巢……

2

夏继祖四十六岁生日那天，迎来了双喜临门。女儿夏亦男接到了“文化大革命”后第一届大学生录取通知书，成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也就是这一天，大梁城食品厂的厂长梁培松为夏继祖物色了一个徒弟，安排在他生日那天登门，郑重拜师，也算是为他生日献份大礼。

拜师在大梁城糕点行那是百年的行业规矩，各门派收徒弟都要欢聚一堂，举行仪式，形式隆重、严肃、喜庆，然而这规矩整整销声匿迹了十年，“文化大革命”那阵子这都是封、资、修的产物，是“四旧”，是孔老二的师道尊严，批判还唯恐来不及，谁还敢顶风作案！这下好了，尊师敬业的优良作风重新归来，食品厂率先为几位糕点名师选配徒弟，让他们手把手地传帮带，让绝活儿手艺发扬光大，代代相传。夏继祖作为“老五魁”糕点制作的唯一传人，自然捷足一步，何况当年梁培松厂长是夏继祖的父亲夏少安的徒弟，和夏继祖有名分上的师兄弟关系。

家里难得有这么大的两桩喜庆事儿，吃罢早饭，夏亦男便和母亲一起打扫卫生、清理房间，先用鸡毛掸子掸灰，接着抹桌子、擦板凳，然后给两厢房换上“喜鹊闹梅”的新布帘，最后把祖父的炭笔画像擦拭干净放在条几正中央，摆放上干果，捧上烛台、香炉，点上蜡烛焚上香。收拾完这些，娘儿俩才停下手喘口气。

夏亦男望着祖父的画像问娘说：“妈，俺爷这像咋画得和俺爹一样，恁古板恁严肃，好像谁欠他二百块钱似的！他平常也是这样吗？”

娘苦笑笑才说：“自从我进了夏家的门，从来没见过他老人家开心笑过。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问你爷：我说爸，咱家日子过得恁好，咋从来没见过您老

人家开心地笑过？你猜你爷咋说？”

“我爷他说啥？”

“他说：‘夏家人丁不旺，他笑不出来！口气倔倔的，一头撞到南墙上，连弯儿都不拐。’”

夏亦男知道自己有五个姑姑，号称五朵金花，爸爸最小，是个老疙瘩。她瞅着娘的脸，疑惑地说：“俺爸姐弟六人，咋还嫌人丁不旺呀？”

“傻闺女，人丁不旺是指丁，丁就是男孩子，要不咋会有抓壮丁这个词呢。”娘说完沉默不语半晌儿，后来才说：“你出生时正值你爷卧床半年不起，已熬得骨瘦如柴，就像油灯里的油即将耗尽似的，微弱而飘忽不定，可就是不肯咽下那口气。听说我已临产住院，他像打了兴奋剂一样，来了精神，上午一趟让人打听生了没有，下午一趟让人打听生男生女，最后得知我生了个闺女时，你爷终于绝望地闭上了盼孙子的那双眼睛，咽下了那口气。后来，你那些姑姑们逢人便说，都是你这个小鳖妮子的降生，活活气死了你爷爷。”

“怎么是我气死了爷爷？”夏亦男大呼冤枉。

“你爹疼你，不信邪，还专门给你起个名字叫亦男。这才压住你姑姑们的议论声。”

“我这名字是这样来的啊！”

“可不。”

这时，门外传来了脚步声，爹爹他们进院儿了，夏亦男忙拉着母亲掀开门帘躲进了厢房里屋。

夏继祖今天高兴，满面红光地陪同梁厂长、瘸子秀水和小徒弟张正阳一起走进小院儿。拜师收徒弟他认为是件好事儿，世上万物都要有个传承嘛，起码夏家几辈人的糕点制作手艺有了接班人，自己也是四五十岁的人了，上班也需要有个掂掂跑跑的帮手，再说，这也是梁厂长和瘸子师伯的一片盛情好意，也是为“老五魁”着想。当商定拜师仪式时，夏继祖主张删繁就简，不拘形式只重实质，在家里走走拜师过场，邀请同行权威名师到“第一村”

饭庄聚聚餐，做个见证，大家一起热闹热闹就行了。本来拜师仪式就是由师傅亲定，他喜欢复杂就复杂，他喜欢简单就简单，大伙儿陪着，乐得个高兴高兴，还能讨杯喜酒喝喝。

走进上房堂屋，张正阳将手中的四色礼品规规矩矩放在八仙桌上，一条黄金叶香烟，一斤茉莉花茶，一盒蛋糕，两瓶二锅头酒，他放好四色礼品后，退两步垂手而立，紧张得鼻尖上都沁出了汗水。小伙子是东乡考城人，爹娘死得早，人长得朴实木讷，是刚招进食品厂的学徒工。

这时，厂长梁培松用手轻牵了一下瘸子秀水的衣襟，在八仙桌前站立，焚起三炷香后，面对师傅的画像庄重地说：“师傅，我和师弟来看你了。自从咱‘老五魁’合并到国营食品厂后，你所传授的三酥、三糕、三饼的手艺已经延续下来，成了食品厂的主打产品，这九道糕点中，有五个荣获商业部‘传统名点’的称号，发有奖杯奖状，您老人家在天有灵的话，应含笑九泉。今天，我和秀水又给继祖物色了个小徒弟，让他正式拜继祖为师，学‘老五魁’的传统手艺，也让咱‘老五魁’的名点后继有人，流传不断。”说完顶礼上香，正正规规地给老爷子鞠了三个躬。然后冲瘸子秀水说：“师弟，你也给师傅整两句。”

瘸子秀水抖抖索索地焚上香，未曾开口泪已涌出眼眶，他用袖口抹了抹，说：“师傅，秀水想你……”

梁培松一看瘸子秀水要动感情，忙打住他的话头说：“继祖，再删繁就简，拜师这三个头还是要磕的。”说着拉着张正阳往夏继祖面前一站，“继祖，你在太师椅上坐稳，让正阳给你磕头拜师。”

张正阳年龄不大，倒也憨厚乖巧，梁培松话音一落，他便很严肃庄重地在夏继祖面前一跪，磕了三个响头，瓮声瓮气地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夏继祖激动地上前一把将张正阳拉起来，站在自己面前，说：“师傅一辈子是个粗人，靠手艺吃饭，文化水平不高，认识几个字，脾气却又生硬又

倔强，也没啥好礼物送给你，这里有一把切花刀，粗糙是粗糙了些，是你师爷使用过留下的，我用了三十多年，送你做个纪念。”夏继祖将早已准备好的礼物送给徒弟。

张正阳接过礼物没吭声，转身到八仙桌前，在师爷的画像前跪下，磕了三个响头才站起来，这仨头直磕得夏继祖心满意足，心里暗暗夸奖张正阳有悟性，懂礼，这样的徒弟好使唤也好调教。

看着夏继祖高兴，梁培松话也稠起来：“这要在旧社会光磕仨头是不行的，按咱大梁城的老规矩，拜师前得先听师傅讲家门大义，读拜师帖，听引保代诸师的训示，然后才是焚香叩首。这些看似形式主义，其实对徒弟们也是一种重新塑造的过程。当年我和你瘸子师伯来‘老五魁’拜师的时候，拜师帖写得再清楚不过。”

“那可不是嘛。”瘸子师伯应承着说。

“不但写上授业学艺，身受教诲，对于师门，当知恭敬，没齿难忘，学徒期满，谢师效力多少年；还得写上死路生理，天灾人祸，车轧马踏，投河觅井，悬梁自尽，各听天命，与师无涉，中途辍学，赔偿膳费。你听听跟卖身契差不多哩，苛刻得狠哩！就那，你想去‘老五魁’拜师学艺，也得托关系，找保人，费九牛二虎之力。”

“那当然，”瘸子秀水赶忙接上话茬儿，“夏家的老祖宗在北宋宫廷当过御厨，京都南迁时没走，在大梁城开了个饼店作坊，取名叫‘老五魁’，名气可大了！庚子年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老佛爷和光绪皇上微服逃往西安，回銮时经过咱大梁城，过大寿时……”瘸子秀水正要往下说，被夏继祖摆摆手拦住，说：“师兄，谈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传说干啥！净耽误瞌睡，收拾收拾咱们去‘第一村’喝酒！”

“光给师傅拜过了，这师娘哩？”梁培松突然醒悟过来，忙喊道：“玉兰，快出来受徒弟一拜。”

楚玉兰和女儿正躲在门帘后面偷听偷看，小声对张正阳这个小徒弟指指

点点，评评判判，梁培松这一声把她吓了一跳，不得不掀开门帘走出来，摆着手，一连声地说：“不拜也罢，不拜也罢，免了免了。”

“恁大的事儿咋能说免就免呢？”瘸子秀水劝道。

“弟妹，别拿堂了中不中，继祖坐上首你坐下首，男左女右。”梁培松边安排边说。

待楚玉兰坐稳，张正阳已跪在面前，喊了一声“师母”磕了仨响头，高兴得楚玉兰手足无措。

梁培松又一连声地喊起“亦男，亦男”来，夏亦男没办法，只好红着脸羞答答走出厢房屋。“真长成个大闺女啦，又考上了大学，为咱大梁食品厂争了光，我这个当厂长的也跟着荣耀。今天你爹收徒弟，是咱厂也是咱家的大喜事儿，也让他拜拜你这个大学生师姐。”

张正阳回过头来眼前一亮，他发现师姐长得真俊，五官端正，身段窈窕，皮肤白皙，特别是两只大眼水灵灵的，极有神，像会说话似的，农村是根本见不到这类女孩儿的！他目不转睛地望着，一时看呆了，竟然忘记下跪行礼。在众人的嚷嚷声中才清醒过来，正要下跪行礼，被夏亦男伸手拦住，两手相碰的刹那，夏亦男的脸颊飞起了红晕，慌忙说：“咱们年轻人，不来他们那一套旧礼。”

“第一次见师姐，总得行个礼吧！”瘸子师伯说。

“非要行礼，就鞠个躬吧。”夏亦男说。

张正阳顺从地后退一步，喊了一声“师姐”，公公正正地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

满屋子的人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梁培松大嗓门喊道：“拜师大礼已毕，《沙家浜》第三场——转移！”在笑声中几个男人跨出屋门走出院外，向“第一村”饭庄走去，那里还有大梁城糕点界的元老名师们在等着聚餐庆贺哩。

屋里静了，小院儿静了，夏亦男挎着娘的胳膊矫情地小声问：“妈，你

对俺爹收的这个徒弟印象咋样？”

楚玉兰没加思索，说：“没特色，呆头呆脑的。”

“乡下人，挺老实的。”

“老实？顶吃挡喝？”

“老实人靠得住！”

谁也没料到五年后，被娘儿俩议论的这个呆头呆脑的老实人，竟成了夏家的上门女婿。

3

夏亦男醒来恍若做了一个梦，梦离奇得很，乱七八糟的让人不敢相信。天已大亮，周围静悄悄的，她慢慢睁开眼睛，发现自己睡在女儿房间里，枕边有女儿的长毛熊，转椅上有女儿的沙皮狗，一切都历历在目，她挣扎着坐起来，两手抱着双膝，她看见地板上那堆湿淋淋的衣服，衣服是昨天穿的，是回国前女儿刻意挑选的……越看昨晚发生的那一幕越清晰，她感到冷，钻心的冷，她把双膝抱得更紧，泪水却控制不住地落下来。电话铃响起，夏亦男拿起听筒，里面传来她结拜金兰的大姐叶迎春的声音，忙喊了声：“大姐——”

“你呀——，到家也不打个报平安的电话，害得大姐一夜没睡好，十二点还收看午夜新闻哩。”叶迎春嗔怪道。

“大姐，我——”夏亦男委屈得正想解释，叶迎春温柔地说：“不用解释了，只要平安到家就好。晚上我安排一下给你接风洗尘，到‘福一楼’吃小笼包好吗？叫上老三、老四，就咱姐妹四人，见面再聊。”

夏亦男放下电话，心里暖暖的，大姐就是大姐，总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主动走过来给你温暖给你抚慰。她强打精神下床，打开女儿的房间门，

准备洗漱，她想很快见到父母，给他们报声平安。走出房门却发现茶几上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早饭已做好放在灶台上。纸条上压把钥匙，是汽车的。她撇撇嘴，想笑，一个不可理喻的男人！洗漱完毕，她又深情又眷恋地把卧室、书房、厨房、卫生间看了一遍，才轻轻把房门关上，走出“晨曦花园”。

做官不修衙。多年前一位很有魄力的大梁城市委书记，力排众议，把大梁城市委、市政府及各局委从大梁城城墙圈里迁了出去，在城西沙丘地上建起开发区，一个现代化的新大梁城从此诞生。

老书记还留下话说，老城区要保留原来的风格风貌，只能原样修复，不准乱搭乱建！古老的大梁城和著名的七角八巷七十二胡同才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一位全国著名的电影导演逛了大梁城老城区后，连声夸好，说从没见过这么完整、这么大面积的清末民初建筑群，拍清末民初电影不用修缮、不用置景，这里每一条街巷、每一条胡同，包括街巷、胡同的名字，都是一部历史、一本传奇、一个故事！改革开放后，来大梁城的游客看人造景观的不多，逛老城区吃风味小吃品宋文化的游客却络绎不绝。

夏亦男爸妈就住在钟楼西街的老宅院里。三间临街商铺旁的一座青砖蓝瓦砌成的古色古香的门楼，瓦做的花，砖雕的画，坐马车的是孔子，骑青牛的是老子。走进斑驳陆离的黑漆大门，绕过照壁，便是一个四合院儿，上房堂屋儿住人，厢房装满杂物。院中央有棵老槐树，老槐树落光槐叶后，更显得枝丫苍劲，直指蓝天，树下有石桌和石凳，父亲劳顿后总爱坐在槐树底下“吧嗒吧嗒”地抽两袋早烟。

夏亦男一走进四合院儿，老槐树下，石桌石凳依旧，老式瓦房、花格窗棂，包括房脊瓦楞间长的枯草，都显得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她凝视一会儿，深情地冲着堂房喊了声：“妈——，我回来了！”

一声“妈”喊得楚玉兰着急忙慌地从屋里迎出来，望着女儿亲昵地说：“死妮子，吓妈一跳。啥时候到家的？也不打个电话……”

不等楚玉兰说完，夏亦男已扑进母亲的怀里，两眼酸酸的，泪直想往外流，她使劲儿憋着，说：“昨晚到家，挺累的，就忘记给您打电话了。”

“你爹从昨天晚上就给我念叨，亦男该到家了吧，亦男该到家了吧。今天早上出去遛鸟时还交代我说，早饭要多备点儿，说不定他们两口儿都过来吃早饭。还说亦男喜欢喝五香豆沫，一定要买老惠家的，说老惠家豆沫正宗，有特色。”楚玉兰说着推开女儿的肩头，“站好，让妈看看这一年里俺闺女是胖啦瘦啦。”四目相对，近在咫尺，知女莫如母，楚玉兰惊奇地发现女儿的两眼红肿，尽管女儿在用微笑来掩饰，也没能逃脱她的眼睛。忙问：“你的两眼咋恁红？你哭了？刚回来发生啥事儿了？”

夏亦男强撑着摇摇头。

“你有事儿瞒着妈。”

夏亦男终于控制不住趴在母亲肩头痛哭起来。

“别哭，别哭，妈给你做主，有委屈给妈说。”楚玉兰一下子慌了手脚。

夏亦男这才仰起脸止住哭泣，擦擦泪水，断断续续地把昨晚发生的事儿给母亲讲述了一遍。

楚玉兰听完愣住了，她就这么一个宝贝闺女，出恁大的事儿，对她来说就是天塌地陷，一时没了主意，反而问起女儿来了：“你打算咋办？”

夏亦男惨淡地笑笑说：“事发突然，我也没主意。先别告诉俺爸，让我考虑两天再说。”

“要我说都恁大年龄了，还讲究啥？原谅他一回算了，建起个家庭也不容易，才买了房子，买了车子，才送女儿出国留学。再说，这世上哪有男人不拈花惹草恁清白的。为这点小事儿离婚弄得满城风雨的，也不划算。”楚玉兰瞅着女儿的脸试探地说。

“我想原谅他，白静肚里的孩子咋办？”

“动员她流产。”

“都五个多月了！她怀孕的目的就是要用孩子要挟正阳，要婚姻要

名分！”

楚玉兰咂着嘴儿犯起难来……

门外传来自行车的铃铛声。楚玉兰忙催促女儿说：“快，快进屋擦把脸。你爸遛鸟回来了。”

随着自行车的铃铛声，夏继祖推着他的遛鸟自行车走进院子。老式二八“站风”自行车，经他一改装，前轮上方加了个笼架，托着两个鸟笼，后座上加了个横梁，吊着两个鸟笼，扎扎实实，稳稳当当，四个鸟笼不影响骑车、不影响推车、不影响视线。他先将自行车扎稳，把鸟笼一一取下，去掉鸟笼上的笼衣，分别挂在老槐树的枝杈上，顿时百灵、鹦鹉、金翅、八哥在鸟笼里欢蹦乱跳，争相和鸣，小院儿里叽叽喳喳热闹起来，顿时有了生气。

夏亦男擦过脸，忙迎出门喊道：“爸，我回来了。”

夏继祖没转身，仍在伺候着他的鸟儿们，说：“昨晚我就估摸着你应该到家了。”

这时，笼里八哥清脆地叫道：“亦男发财，亦男发财。”

夏亦男激动地快步走近鸟笼，望着这只黑羽、白肚、黄爪、红嘴、鼻梁上长一撮绒毛的八哥，亲切地说：“鬼精灵，一年来你还没有忘记我，比人还仁义！”

八哥得到夸奖，越发逞能，在笼里蹦上跳下，叫道：“亦男健康，亦男健康。”这清脆嘹亮的叫声，逗得父女俩开怀大笑起来。

屋里的楚玉兰却等不及了，喊道：“饭都凉了，你爷俩吃不吃？”

夏继祖这才放下手里的活儿，对鸟儿们叨叨着：“你们吃吧、喝吧、唱吧，那老婆子又在催哩，我陪女儿吃早饭去了。”说着放下各种养鸟工具，拍拍手上的灰，到水龙头前洗洗手，冲着站在屋门口的老伴儿说，“你呀——，就容不得我和女儿多亲近一会儿。”

“好，好，你爷俩亲近吧。我自己吃，看谁饿肚子。”楚玉兰赌气返身回屋。夏亦男忙搀扶着爹的胳膊，说：“爸，咱也赶紧去吃，省得俺妈吃完了。”